

# 仙剑问情

叁

御剑江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华人奇幻经典，「仙剑奇侠传」姊妹篇

管平潮◎著 姚壮宪 江南◎序



# 仙剑问情



御剑江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华人奇幻经典，『仙剑奇侠传』姊妹篇

管平潮◎著

姚壮宪 江南◎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仙剑问情. 3 / 管平潮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3.5  
ISBN 978-7-5502-1493-4

I. ①仙… II. ①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9819号

仙剑问情. 3

作 者: 管平潮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策 划 人: 吴志硕  
产品经理: 吴志硕  
责任编辑: 徐秀琴 咎亚会  
特约编辑: 李 鑫  
封面图: 张 旺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封面设计: 宋晓亮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0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0.5印张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493-4  
定价: 33.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 第九卷 一程风雨一程花

- 001 第一章 去留随意，闲探风月江山
- 009 第二章 当场豪举，为看春妆流媚
- 015 第三章 目迷情黛，谁识冰心玉壶
- 021 第四章 闲云驻影，入桃源而问津
- 029 第五章 雾锁妆池，春关未许鱼窥
- 035 第六章 梦倚空花，惊疑不测之祸
- 043 第七章 香绕柔魂，风波飒起春庭
- 050 第八章 浪逐芳尘，轻折合欢之枝
- 056 第九章 任渠笑骂，雨前岂少愁云
- 061 第十章 春雨如歌，寸心分付梅驿
- 068 第十一章 骇浪灵潮，缭乱花魂之梦
- 074 第十二章 龙飞剑舞，澄百里之波光
- 082 第十三章 玉笛情不断，再结水中缘

## 第十卷 焚花荡月问前尘

- 087 第一章 云舒霞卷，无事且吟春踪
- 093 第二章 幽堂春黯，心静清听自远

- 097 第三章 漱凡洗俗，求证尘间净土
- 105 第四章 火内栽莲，无非短命之花
- 111 第五章 香浮影动，洗净胸襟如雪
- 116 第六章 单食壶浆，激杀机于林樾
- 123 第七章 魂翻魄转，一生一死若轮
- 128 第八章 浣玉焚花，烟迷生死之路
- 133 第九章 舌上烁金，咀英华以当肉
- 140 第十章 罗敷有夫，谁吹引凤之箫
- 146 第十一章 虎步鹰扬，壮灵光以杀物
- 152 第十二章 光射斗牛，都道横福天降
- 156 第十三章 洞底观天，认麋鹿以为马
- 162 第十四章 幻径迷踪，谁悲失路之人
- 166 第十五章 神光照影，疑是梦里蝴蝶
- 171 第十六章 瑶瑟前尘梦，琼驾别后缘

## 第十一卷 神歌鬼唱佐豪吟

- 177 第一章 春风入梦，烟笼十二巫峰
- 181 第二章 星落平野，曾去峰外窥云
- 188 第三章 夜半箫声，清绝荒路幽魂
- 192 第四章 月冷歌残，几忘幽明异路
- 196 第五章 道侧坊间，访我无双鬼仆
- 202 第六章 云暗烟暝，信有百鬼夜行
- 210 第七章 天星照胆，映箫管以成歌

- 213 第八章 慧剑在心，何惧鬼影随行  
218 第九章 游山乏侣，仙路曾传鬼踪  
222 第十章 清结幽人梦，花落五更头

## 第十二卷 青衿浮世傲王侯

- 231 第一章 傅粉佳儿，思倚天之绝壁  
235 第二章 天网恢恢，掀一角以漏鱼  
241 第三章 明月多情，清光长照人眠  
245 第四章 飞鸟落尘，涉风波而不疑  
250 第五章 水映明楼，帆否草堂夕照  
254 第六章 醉人盈座，放旷人间之世  
259 第七章 目中寥廓，徒歌明月之诗  
263 第八章 凌波步晚，揽得烟云入梦  
269 第九章 侠气如龙，挟罡风而飞去  
275 第十章 神翻魄转，惊罗衣之璀璨  
279 第十一章 布袍长剑，闲对湖波澄澈  
284 第十二章 客来花外，感关雎而好迷  
288 第十三章 痴哉狂客，片语惊动神机  
294 第十四章 秋虫春鸟，从无共畅天机  
298 第十五章 绮幔藏云，恐碍入幕之宾  
303 第十六章 临机触怒，遇真人而落胆  
308 第十七章 天懒云沉，见英风之益露  
312 第十八章 横眉生一计，吐气灭三魂

## 卷首词·水姻缘

杏花疏雨过小楼，  
 人间芳信最难求。  
 几番梦魂摇曳处，  
 一川春水向东流。

## 第一章 去留随意，闲探风月江山

第二次送别了居盈，醒言心中倒似乎一片宁静。

对他而言，月下飘立树冠，奏完那两曲《西洲》《紫芝》，便已不再需要详知少女的去路；不需要知道她在太守府中如何凤冠霞帔，也不需要知道尊贵的南海太守大人，如何抢先替她品尝每道菜肴。

他与她之间的别仪，在那笛曲结束之时，便已告完结。

等待年关的日子里，千鸟崖秩序如常。

清冷曼逸的女子，依旧尽心尽力地打理着四海堂的一切杂务；活泼好动的小姑娘，依旧玩耍，依旧为得到哥哥的一句称赞，而努力做到又乖又懂事。在一年中经历过荣耀与磨难的四海堂主，则依旧将那经卷典籍勤读不辍，将那道力法术习练不辍。又有了些“感恩”的心思，便常记得在千鸟崖前，给那些虔心的仙山灵物讲演道法经义。

山中岁月，不知寒暑。就在一片清凉中，四海堂迎来了辞旧迎新的岁除元日。

岁尾这天，四海堂中也如一般民户一样，在门侧挂起了神荼郁垒的桃符。除夕夜里，四海堂石居中也燃起了火炉，醒言与琼彤、寇雪宜围炉团坐，食吃小馐，酒饮屠苏，通宵不寐，一起尽这守岁过年之意。

这一回，小琼彤已接受上次中秋的教训，始终忍着不睡，陪着堂主哥哥雪宜姐姐，一直撑到了第二天早上。第一次过这样团圆的年节，她也是兴奋莫名，只管缠着醒言讲述过年的典故；因此，即使这次一夜不眠，也不十分难熬。正可谓“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就在醒言与二女守岁之中，其间，他也拿出那朵灵漪相赠的白玉莲苞，在手中反复把玩。只不过，也始终只是把玩而已。迟疑几次之后，终究未放入琼彤端来的水盆中。

过得这年关，所有人便都长了一岁。长了年纪，小琼彤欢天喜地，寇雪宜却只淡淡然。而对于四海堂主张醒言来说，过了新年，到得十八岁，便离那行成人冠礼的二十岁又近了一步。到那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称自己是“弱冠”少年了。

虽然年长一岁，醒言在心志阅历上，倒也并未显得更加老成。这不，到了二月尾上这一天，懒洋洋地晒着初春温暖的阳光，看着小女娃儿又在堂前不知疲倦地逗玩她那两只朱雀火鸟，这位十八岁的四海堂主不禁又开始浮想联翩：

“啥时我也去集上买只雀笼？让琼彤这两只宝贝鸟儿住上。再购得一只清水花缸，将雪宜那杆金碧纷华的花枝养上——唔，如此一来，我这千鸟崖，也就和饶州富人家的花鸟庭园相差不多了。妙哉妙哉！”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时，那位正在晾晒衣物的清柔女子偶一回头，见堂主又在盯着自己这边发愣，便不觉有些赧然，转脸低眉，摇曳着袅娜的身形，快步行往东岩冷泉边，继续揉洗剩下的衣物。

随着女子曼秀的身姿，醒言的目光也无意识地跟随到冷泉旁。又呆呆望了一阵，无所事事的少年堂主闲看间心中却忽地一动：

“雪宜那双手……罢了，还是我不够细心。”

“雪宜做过这么多杂活，那双臂腕却还是光洁如璧。若当初真个是普通贫家女子，又如何能将肌肤保持得如羊脂般？当日我早就该看出破绽来了！”

正在少年堂主慨叹自己经历浅薄之时，忽听得身旁石鹤一串清唳。转脸看去，身旁那两只白鹤口中正冒出两道袅袅的烟气。

哦，是飞云顶有事相召。

一见石鹤喷烟，已闲得多日的四海堂主赶紧从门前石阶上站起，束装整容，急往那飞云顶听令。

到了澄心堂，听得灵虚掌门之言，这位筋骨已闲得发慌的少年这才知道，自己盼望的历练机会，终于到来！

原来，灵虚师尊跟他说，上次经了赵无尘之事，他便留心有无机会让四海堂主下山历练。正好，最近有下山弟子传来回报，说他所承师门任务一时没甚进展。于是，



灵虚立即便想到千鸟崖上这位少年堂主。只听灵虚说道：

“醒言，这次你便下山，替师门寻找已失却半年多的上清‘水之精’。”

“水之精？”

“不错！你也许不知，刚才来我上清观途中，在广场上经过的那座太极流水，原本便是‘水之精’所处之地。”

“哦？”

醒言闻言讶异，然后便恍然说道：

“怪不得！我一直就觉着那石质太极好生奇怪。阴面那层流水潺潺不息，却不知从何处而来，又流到哪儿去。原来，是水之精啊！”

说到这里，又有些迟疑起来：

“不过我刚才来时，那太极流水似乎与往日也没啥两样啊？和我去年初上飞云顶比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变化。这‘水之精’是……”

见他疑惑，灵虚微微一笑，释道：

“醒言你须知，世上凡有形体者，必有精气。地之厚处，则为土精所在；焰之不绝，则为火精所处。我上清飞云顶建这石太极处，本便是罗浮山水精所在。罗浮洞天，已历不知凡几；自古至今，千万年云顶为水华所聚，已具魂魄。

“但在半年前，这飞云顶水之精竟不辞而别，化形离山而去。当然，虽说一时别去，但那精气盘结，非一日所能聚，亦非一日所能散，因此你见那太极流水，仍是流转如常。

“只是这飞云顶水之精，受我上清历代教化，原本已皈依，算得教中守护；这次竟脱然化去，实让人好生费解。那云顶水之精与广场四方圣灵石像，又组成一座‘水极四象聚灵阵’，可将罗浮洞天中浩浩无穷的天地灵气，向我飞云诸峰汇集，以助我上清门人修行。而要聚集如此磅礴的天地元灵，若离了水之精的本体，便有些吃力。因此，我门中才要派遣弟子下山寻访，务要请得那水之精再度归来，与我上清同修无上大道。”

“原来如此！”

掌门这一番话，醒言听得如痴如醉。暗暗称奇之余，心中也不禁在想：

“掌门所说这水极四象聚灵阵，效用倒和我炼化虚差不多。只是，那规模恐怕有霄壤之别。”

灵虚子倒不知眼前少年心中想法，又继续说道：

“这寻访水之精之事，正是你的历练良机。按常规来说，我上清教每位堂主殿长都需要去尘世中历练一番。醒言你这堂主是超擢而来，这次正好去尘世中走上一遭！”

“谨遵掌门之言。其实我也觉着，现在还不如当年在饶州城来得机灵！”

听少年如此说，灵虚哈哈一笑，道：

“我已遣出不少弟子寻访，因此这寻找水之精之事也不必过分着急。此行主要还是历练。归期也不急，只要赶在三年后委羽山嘉元会之前回来便可。若这当中有不称意处，亦可及早返回罗浮山，不必勉强。”

顿了顿，又想到一事，便道：

“你堂中那两位仙子，去留皆随她们心愿。若四海堂中全都走空，则你这开启贮册石屋的堂主令牌便交由贫道，我好让清溟代为照看四海堂。你回去后，可先问问两位仙子的意愿……”

刚说到这里，灵虚却见眼前少年已开始从腰间解下那块非金非铁的令牌，双手奉上，肯定地说道：

“禀过掌门师尊，不必烦劳二趟；那俩女娃儿，一准都要跟我一起走。现在我便把这令牌交还！”

在回归千鸟崖的山路上，一想到过不了几天，便可去那广阔天地中闲荡，醒言便满心兴奋不已。毕竟，这千鸟崖上的岁月虽然平和无忧，但对他这么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人来说，久而久之，也会觉得憋闷。幸好有琼彤、雪宜她们在，否则，很可能他早就跑到飞云顶主动请缨了！

掩饰不住一脸笑意的少年，正琢磨着这次要不要顺道回饶州看看，心中便不免记起当年饶州善缘处那位老道清河。这番看来，老头儿那番所谓入世历练的托词，也并不完全都是虚言。

又想到刚才清河师父灵虚掌门最后那几句话，少年便不禁更加莞尔：

“醒言啊，这次下山，不免便要遇降妖除怪之事。若是事儿顺手，功德圆满，别人问起时你也不必替师门遮掩，毕竟，这也是彰显我家上清三宝道德之名。只是，如果事儿做得尴尬，那便……哈哈！”

等回到千鸟崖，果不其然，他只稍微一提，那两个女孩儿便用各自特殊的方式表达了想与堂主一起下山的意愿。

在下山前这几天里，醒言又去前山弘法殿中，与清溟道长办了些什么交接事宜；顺便又与华飘尘、陈子平等相熟弟子一一话别。其余工夫，便与堂中两位少女着紧整理行装。

就在三月三这天，醒言与琼彤、雪宜一早起来，赶去飞云顶后山上清圣地“怀先堂”，拜过历代祖师的遗灵，祈过诸位先师的福佑，然后便回返抱霞峰，各自携上尺寸不一的包袱行囊，告别了生活几近一年的千鸟崖，在一片绚烂的春光中，踏上下山历练的旅程。

下山时，在三人身后，那些碧树绿丛中隐隐有鸟啾兽鸣，其音低回眷恋，连绵一

路不绝。

下得山后，醒言与琼彤、雪宜几人，只按着灵虚掌门略指的西北方向，不问前路，信步而行。

虽然，此际他们三人都能短途飞空，但反正师门任务也不紧急，于是便在堂主的指令下优哉游哉，四处闲逛，最多只偶尔在荒野无人处略略飞行一段，其余大多时候只是寻常走路。

不知曲折穿越过几个城镇，细细打听了几回风土人情，不知不觉，现已是四月出头。

这一日，醒言几人正闲逛到始兴郡地界。

“真热啊！”

走了一程，醒言忍不住摘下头上草笠，卷在手中当扇扇。

“呼呼！”

听他怨热，那位脸上半点汗珠也无的小琼彤也立时伸出小舌，跟着呼呼喘气。出生万丈冰崖的寇雪宜，虽然修为几近千年，但恐是本质使然，遇着这旱热天气，也不禁花容微蹙。

说起来，现在才是四月刚过，还不到暮春时节。但眼前这天气便已十分炎热。最要命的是，热便罢了，这周身空气又十分干燥；稍一流汗，醒言就觉着口干舌燥，焦渴难熬。

望着路边同样焦枯的草木，醒言苦笑道：

“真旱。咱得赶紧找个池塘寻水喝！”

只是，向前逡巡直有三四里，却见不到半个蓄水池塘的影子。一路上倒是看到不少或大或小的方坑，其中不盛一物，也不知挖来干啥用。

正在焦渴彷徨间，忽然身旁不住蹦跳的小娃娃儿手指着前面欢叫道：

“看，那儿有位姐姐！”

正往四下逡摸的少年，闻言放眼朝前望去，只见在十数丈开外，在那烟尘散漫的驿路旁边，一位姿态婉转的女子正倚坐在道旁长亭中。

“哈！正好去问她，这地界哪儿有水源。”

一见有人，正口渴难耐的少年大喜过望，赶紧飞步朝那处长亭奔去。

待到了近前，已有些头晕眼花的四海堂主这才发现，面前这倚亭女子脸上却覆着一块乌纱。

“奇怪，这大热天的，为啥还往脸上遮这物事？”

虽然心下奇怪，不过此时焦渴，也顾不得许多，醒言便躬身一揖，诚声说道：

“这位大姐，请恕小可冒昧——”

刚说到这儿，那位身姿扭扭折折的女子忽地动了一下。

见有些动静，醒言赶忙续道：

“好教大姐得知，我这几个外乡人口中正是焦渴。但又人生地不熟，找不到饮水。不知姑娘能否略告一二？”

……

奇怪的是，这番彬彬有礼的话儿说完，那位开始还有些动静的女子，现在却再没了分毫声息。醒言心下诧异，不明所以。有心观察一下姑娘的表情，但隔着那层黑纱，一时也看不清，他只好将刚才的恳求话儿又重复了一遍。

只是，此番那女子依然沉默如初，似乎充耳不闻。

见此情形，小琼彤便提醒张堂主道：

“哥哥，这姐姐是不是睡着了呀？”

“呃？对啊！琼彤这话说得有理。”

一听小丫头之言，醒言茅塞顿开，心中忖道：

“这女子定是来亭中休憩，现在睡着了，否则怎会对我的问话无动于衷？刚才那动静，估计也只是瞌睡。”

正琢磨着，却见身旁小女娃已走上前去，伸出小手将那女子的面纱一把扯下，边扯还边说道：

“哥哥，不信你看——”

“呀！”

不仅自信满满的小丫头一时语塞，便连那位正对着女子的张堂主也吓了一跳：原来，这位想象中必定睡着的女子，现在却张大双目，咧嘴笑着只管盯着自己！乍睹此状的少年稍一愣怔便复清醒过来，赶忙跟这女子道歉：

“这位姑娘请见谅，我妹妹她不是故意的，不要怪她——”

却听这位大约二十出头的村姑半中截道：

“相公说笑了，我谢她还来不及，又哪会怪她！若不是小姑娘伸手，我又怎能……”

“相公？！”

觉出这称呼古怪，醒言立时愣在当场。稍待片刻后，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咳咳，姑娘，你刚才叫我……相公？”

“是啊！”

只听眼前这初次谋面的村姑快嘴说道：

“不瞒夫君说，我家有个家规，只要哪位男子揭下奴家的面纱，就是我的夫君！”

“啊？！”

少年满头大汗地叫道：

“姑娘你先等一下！”

“请说！”

“是这样的，刚才揭你面纱之人，不是我，是这顽皮的小丫头！”

说到最后，气急败坏的张堂主赶紧一把拉过小琼彤，放在身前给女子看。

“嘻！好像又闯祸了！”

被拿来当挡箭牌的小小少女正低下头去，似乎很不好意思。

听得道装少年这话，那村姑装束的女子稍一思忖，便不慌不忙地说道：

“其实，我也刚想起来，爹爹说了，我夫君应该是揭下面纱后，第一个看到我的男人。就是你了！”

“相公，你就别再迟疑了。从现在起，奴家就是你的人了！！”

“……”

看着眼前女子这幽怨无比的眼神，醒言一时竟有些痴了……

又呆了半晌，少年才得吃吃说道：

“琼彤、雪宜，咱快逃！”

话音未落，这无比默契的三人已是拔腿绝尘而去，身后唯余几片焦枯草叶在地上打旋儿！

“死人！没想到这般腿快！”

“没办法，只好等下一位了，看能不能顺利嫁出去！唉，真可惜啊，刚才这位还是个不错的道士呢！”

且不提那位不知何故、专在亭中等候意中人的村姑，再说这三名落荒而逃的四海门人，约摸逃出去两三里地后，才来得及停下。只听醒言喘着粗气问道：

“追来没？”

琼彤转头看看，飞快回答：

“没！”

答完，又添一句：

“我跑第一哦！！”

“谢天谢地！”

少年则庆幸不已。

又停了一会儿，只听小丫头迷惑道：

“哥哥，刚才我们为什么要逃呢？”

“这个……因为那姐姐突然要嫁我，而我暂时又没娶她的打算啊。”

“那为什么不想娶她呢？——是她不乖吗？”

“不是！”

“那是她没雪宜姐好看吗？”

“……也不完全是。”

“那为什么不娶她？”

“……”

惊魂甫定的少年一时倒被这不谙世事的小丫头连珠问住。

思忖了片刻，张堂主便决定用个便于小琼彤理解的方式，来解开她的疑惑：

“琼彤啊，那我们来打个比方。”

“好啊！”

“你听好——比如，有一天你在路上，突然看见前面地上掉了一支棒棒糖，拿纸垫着，很干净，又很好吃的样子，那你会怎么办？”

“嘻！一定偷偷捡来吃了！”

小娃娃咂咂嘴。

“可是琼彤，等你一捡起棒棒糖，却从旁边草丛中跳出一人，说你捡了他的糖果，就一定要嫁给他。你嫁吗？”

“咦？突然跳出来呀——哥哥，这人是你吗？”

“就算是我吧。”

“是哥哥，就嫁！”

“……”

“琼彤，不是的，你怎么能为了一支棒棒糖就嫁人呢？！”

“是哥哥又不打紧！”

“唉，看来你还小，说不通。”

口干舌燥的四海堂主一脸悻悻然。

“不是啊哥哥，我可不小了！今年又长了一岁！”

小丫头有些不服气。

“要不也问问雪宜姐？看她怎么说！”

看来琼彤对自己的年纪终究不大自信，便转向在旁边一直默不作声的雪宜姐姐，天真地问道：

“雪宜姐，如果哥哥因为你偷吃了他的糖果，便要你嫁他，你会答应吗？”

——正紧张关注结果的张堂主奇怪地看到，一听琼彤此言，这位素雅的梅花仙灵顿时晕红满颊。过了小半晌，才得低低说道：

“但凭堂主吩咐。”

“……”

一番纷乱后，过不多久，饱含挫折感的少年便看到前面不远处正有一处人烟密集  
的村落。

“太好了！可以讨口水喝了！”

一见人家，醒言立即兴奋地舔了舔嘴唇，仿佛已尝到久违的清水滋味。

而在他身后，那个小妹妹正忙着问问题：

“雪宜姐，嫁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 第二章 当场豪举，为看春妆流媚

与雪宜、琼彤二人朝夕相对，熟得不能再熟，因此鬓角不住冒汗的四海堂主一时  
并未来得及深思二女刚才那一番对答。

头顶上的烈阳正把醒言晒得有气无力，只想早些找个阴凉地界歇下，顺道也寻些  
水喝。

就在身后俩女孩儿絮絮叨叨说悄悄话时，醒言忽望见前面不远处，影影绰绰现出  
一处村落。一见之下，大喜过望，他赶忙招呼一声，便加快脚步朝那处村庄赶去。

走到近处，看见此处房舍稠密的村落，入村道路旁长着两棵粗壮的杨柳，树冠蓬  
蓬，枝丫延展甚广。不过，许是天气干旱，本应绿叶婆娑的低垂柳枝上，现在只零零  
落落挂着几片焦卷干枯的树叶。柳树下单薄的树荫中又卧着一条瘦狗，正套出一条红  
舌，“呼呼”喘着气息。

“看样子，这地方干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醒言见这情状，不禁有些皱眉。

进村没多久，他又在道边看到，有个男子正和一个年轻村妇争执。略一侧耳，便  
听那男子委屈的话儿顺风传来：

“大姐，冤枉啊！”

“老天爷在上，您那面纱委实只是旋风刮落，不关我事；我只不过恰好路过……”

过不多时，醒言便寻得一户茅屋人家，跟那屋中老翁讨水喝。

那老汉也算热情，当下便将三人请入屋内，又去灶间舀了三小碗水，端给醒言他

们解渴。

待一口气喝完，醒言正要出言感谢时，却忽见这主人伸手说道：

“几位道爷道姑，盛惠三十文钱！”

“嗯？”

一听主人这话，少年讶道：

“我说老丈，您这又不是水铺茶寮，讨碗水喝也要收钱？”

见他惊讶，这精瘦老汉也有些尴尬。但顿了顿，还是苦着脸跟这几个旅人解释一番。

原来，他这村落名叫柳树庄，属浚阳地界。再往北去，隔一座方池镇便是浚水河，浚阳县城就在河那边。本来，靠近浚水大河，他们这块儿也算年年风调雨顺，虽然田地不多，温饱已是绰绰有余。但不知怎的，今年入春来，本该春雨绵绵的季节却已经有一两个月没下雨；那原本波翻浪涌的浚水河竟也几近干涸。

说到这里，那老汉扭结着眉毛，愁苦地说道：

“我们这地界，尽多陵丘，本来田亩就少。前番粮种播下去，干旱出不得苗。我们这村子，就靠这几十亩薄田刨食，不出苗也没别的办法，只好咬咬牙又挤出口粮当种，重新播种。谁知，大半月过去了，还是一点雨星都没有！”

“所以实在让您见笑，喝水还收钱。不瞒小道爷说，刚才给您几位喝的水，都是老汉走了十几里地，从那口勉强有水的深井里打来的……”

听他说到这儿，醒言不再多言，立马从袖中点出三十文钱，一文不少地交给老汉。

见这背剑小道爷如此好说话，那老汉接过铜钱后，不住地道谢。

见这村翁也挺实在，醒言便又随口问了几句：

“老丈能否告知，刚才在您这村落附近，怎么挖了那许多方坑？不知做何用处。还有，怎么看到些女子，脸盖着面纱，在那儿……”

说到这里，少年欲言又止。只听那老汉答道：

“禀道爷，那些方坑，其实本来都是池塘。俺们这方池镇，就是从这些四方水池得名。只不过，现在天气干旱，这些方池都干了，唉！”

“那些女娃儿呀……其实也不怪她们。我们这村人多，现在口粮少了，大多数人家都不敷家用，这些女娃子便急着找个夫家嫁过去。唉，倒让外乡人见笑，不过她们也是没法子……”

“原来如此！”

听得老翁之言，醒言才恍然大悟。

告别村翁，他们三人一路迤迤，继续朝北行走。

大约过了十里，便来到村翁所说的方池集镇。



刚在房舍对面的方池街上走不多久，一路摇晃的上清四海堂主便听到前面不远处，正传来一阵喧哗吵闹。

一听这么热闹，他赶忙会合两位门人，快步赶向那声浪喧天的镇中心处。

走到近前才发现，那处宽广的黄泥地上靠着几株杨柳，正搭着一处方台，用大红粗布蒙着不高的台面，旁边还竖着一杆黄色的幡旗，上面用黑墨歪扭地写着几个大字：

“比武招亲”！

“哈哈！惭愧！走了这么多时，终于让俺赶上这样好的热闹。”

正觉行程平淡的少年见状大喜，赶紧拖着二女，急急挤进人群，跟旁边的闲人们一起围着擂台看热闹。

只见眼前这台子不高，建得甚是粗糙，看样子是拿些门板条凳搭起来的，然后在上面蒙些红布了事。现在台上正站着一男一女二人。其中那位男子是个中等身材的黄脸汉子，正在台上踱着方步；台中后侧则立着位妖妖娆娆的年轻女子。

一瞧到台上这女子，醒言的眼光一时便有些挪不开去。

原来，台后侧这女子身上穿着黄白相间的单薄裙衫。两截裙衫交接处露出抹白皙皙的香软腹儿，配合着女子风摆荷叶般动荡不定的身姿，真个是风情万种。

更奇的是，在这女子婉丽的面容上，不知何故用一条深色黑布蒙住双眼，让人看不出她的目光。

又看了一阵，心中思忖了一番，少年才恍然：

中间露腹，眼上蒙布，正是朦朦胧胧，欲迎还拒，反而比明眼更能惹人遐思！

想通此节，四海堂主不觉干咽一口唾沫，心中大赞这招亲之人装扮甚妙，也不知道是请了何方高人设计。

正和台下闲人一起朝擂台上观望时，忽见台上那位面色黄赭、门牙阔大的中年汉子一抱拳说道：

“列位乡亲，今日还有没有人上来打擂？”

“我来！”

话音刚落，便有位年轻子弟应声而起跳上台去，朝擂台地上那个包袱里扔上一锭银子，然后便拉开架势，准备和那汉子争斗。

“为啥要给银子？”

见那年轻子弟交钱，醒言不解，便转脸向旁边那位一脸兴奋的看客询问。听他问起，那看客头也不转，口中回道：

“这是规矩。每次上擂一两纹银。”

“这么贵！”